

生理的燃燒

張忍庵著

吃空氣

中山先生說：『我們每天所靠來養生活的糧食，分類說起來，最重要的有四種：第一種就是要吃空氣。淺白言之，就是吃風。我講到吃風，大家以為是笑話；俗語說你去吃風是一句輕薄人的話，殊不知吃風比較吃飯還重要得多。』『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風是一種最重要的事，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閉住起來一分鐘不吃風，試問要受怎樣的感覺呢？可不可以忍呢？我們吃風，每分鐘是十六次；就是每分鐘要吃十六餐。每天吃飯最多不過三餐。像廣東人吃飯連消夜算來，也不過每天吃四餐。至於一般窮人吃飯，大概都是兩餐。沒有飯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度生活。至於吃風每日就要吃二

萬三千零四十餐。少了一餐便覺得不舒服。如果數分鐘不吃，必定要死。可見風是人類養生第一種重要的物質。『風對於人們竟有這般重要，恰是自然界裏，非常豐富。所以中山先生對於其所舉風，水，動，植的四種糧食，認為發生問題的只在後之二種；前之二種是不成問題的。他下面又說：『不過風和水是隨地皆有的，有人居住的地方，無論是河邊；或者是陸地。不是有河水；便有泉水；或者是井水；或者是雨水，到處皆有水。風，更是無處不有。所以風和水，雖然是很重要的材料，很急需的物質。但是因為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是天給與人類；不煩人力的。所謂是一種「天賜！」因為這個情形，風和水這兩種物質，不成問題。』這話，現在可是不盡然的了。人類愈繁殖，生活便愈感競爭。人們的需要，往昔以為不成問題的，因為社會的進化，其後會一件一件地發生問題起來。普

遍的情形是難於覺察；我們只拿幾部分的地方情形來說。譬如比平，任何水類都少。雖然也有稱爲什麼湖呀，海呀的所在；只不過供人遊玩，當作盆景點綴而已。實用方面，唯一的是靠井水。可是每條衙衙，不一定都能有井。人們用水，距離遼遠且不說；走到井邊，那一種爭先恐後，惟恐不得的情形更是難堪，又因北方地土厚，汲水深，平常井上都裝着轆轤，拉索上下。不使慣的人顯然又是一重困難。後來索性有種人專門替人家取水，他是向當地官廳登記過，認定包取那一帶地方的水。只爲他是登記過的緣故，居戶如其對他不滿意，竟無法另找別的人取。北平居民對於取水有這般困難，所以特別地看重它。曾聽人說，早年在北平僑居，逢到要上街洗澡或剃頭，須得起個早去。因爲澡堂裏的洗澡水和剃頭店裏的洗面水，是每日早起只換一次的；換過以後便要用到夜晚。假如去得遲

了，水便髒的不堪。近幾十年來這般情形，雖然我們還沒見到，但人們的珍惜用水是很明顯的事實。再看新近的海，因為自來水加價，引起居民反感，鬧得一天星斗。這些，豈不是水之成爲問題了呢？北平和上海的水，本來不一定比別的地方特別缺乏。乃因北平是五百年來帝皇建都所在；上海是列強資本主義國家施行經濟侵略的競爭商場。兩處前後同是人文薈萃的中心。與其說是水的特別缺乏，毋寧說是人的特別增多。因爲人的特別增多，所以形成其爲對於水的求過於供，水之能夠跟着社會進化成爲問題既已如此；豈知激蕩成風的空氣情形，亦正相同，資本主義國家爲解除其生產過剩之國內的經濟危險，尋求殖民地施行經濟侵略是必然的政策。我國產業落後，國際地位低落，中山先生稱之爲「次殖民地」，差不多成爲列強資本主義國家施行經濟侵略的集中目標。十幾年來，洋貨

的一天多似一天，且不去說它。又因爲我國的原料和人工通統便宜，就在當地設廠製造。這樣一來，使得都市一方面的工業畸形發達；農村一方面的經濟急劇崩潰。大批農民潮一般地湧到了都市裏來。自然，這裏有起工廠是他們之良好的消容場所。一向過慣農邨生活的人們，都來改過工廠生活。其間最大的區別：前者是天然和自然接近；後者是天然和自然隔離。但是都市工業的發達究竟趕不上農邨經濟那樣破壞的急劇；丟了田地的人們對於工廠是供過於求。於是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出賣勞力便不能沒有競爭，終至於各自貶低價格。工業廠主遂得以極微的工資，購取極多的勞力。可是人們的勞力是要有適當的營養補充。工人們對於勞力的付出多；收進享取營養的工資少。這一進一出之間，體質就自虧蝕下來。按照生理：體質的營養，吃飯以外，便是吃空氣。吃空氣的問題不在於有或無；